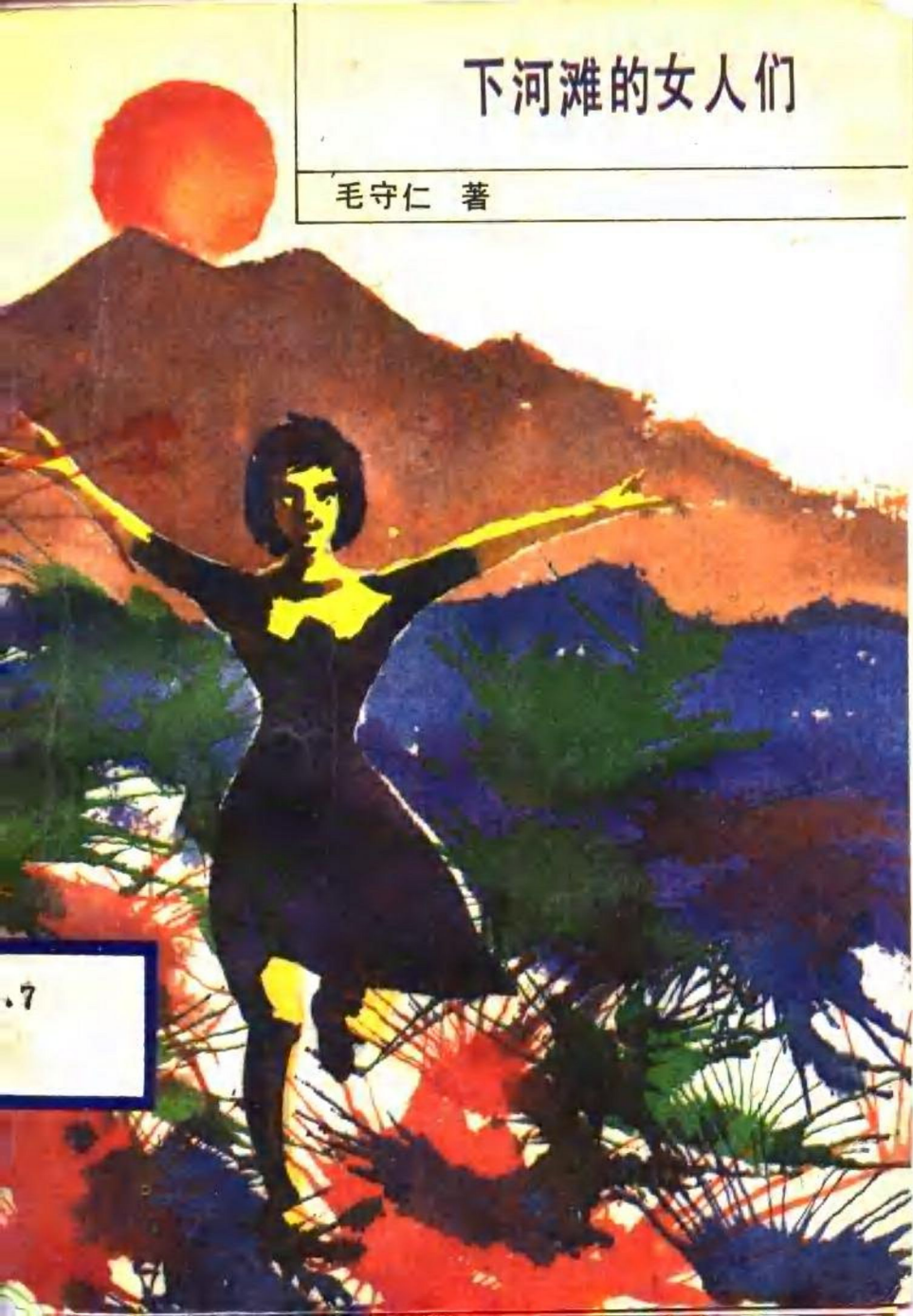


下河滩的女人们

毛守仁 著



.7

下河滩的女人们

毛 守 仁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平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册

ISBN 7—5378—0174—6

I·178 定价: 2.50元

序

胡 正

毛守仁于1981年4月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第十二夜》，我读后曾感到一阵欣喜。这次他出版小说集要我写序，我再读这篇小说时，依然看见涓涓清泉，使我感到舒爽、愉悦。

《第十二夜》写了一对青年夫妇在十二天的探亲假期满后，在离别的前夜难分难舍的动人恋情。远在农村的矿工的年轻妻子，和回家探亲的丈夫刚刚渡过了十二天有限的假日的亲热团聚，又面临着无限期的离别后的孤寂。缠绵而悱恻，甜蜜且酸楚。正如作者对于矿工妻子的描绘：“笑靥里盛满醇厚的蜜汁，眼角却淌出了晶莹的泪珠。”最后，当黎明的曙光掩去了朦胧的月色，他们终于以各自的荣誉感和对于未来的美好希望，抑制了分离的愁绪。结尾也入情入理。这篇小说虽然情节单纯，但他用了一些恩爱夫妻生活中的情意绵绵的细节，使整篇小说流溢着醇美的氛围。这是一篇抒情的小小说，也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毛守仁的大部分小说是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他没有直

接写矿工们在井下艰苦的生产过程，而是通过一些触动人们感情的生活细节，抒发了作者对于矿工的热爱和崇敬。

《雪白雪白的走廊》、《没有结束的采访》和《远山的记忆》，是从矿山姑娘的眼睛中，起初看到的是矿工们貌似粗鲁、野性、满嘴粗话，衣着、住屋也不整洁。随后在和矿工们的接触和交往中，发现了矿工的优秀品质和美的心灵。她们对于矿工的些微理解、关心和尊重，竟得到了矿工们厚重情谊的回应。正如《雪白雪白的走廊》中矿灯房的青年女工的感叹：“矿工们常年钻在井下，更需要一点温暖，需要做人的温暖啊！”孤闷劳累的矿工是多么“珍视着那怕一丁点的生活趣味。”

在这本小说集里写得比较情重感人的，是写矿工和他们的家属的真挚爱情和家庭生活。《恼人的夏夜》、《复苏的爱》、《三十颗荞麦九十九道棱》以及《无声的叹息》，写了矿工们思绪情态的微澜，《下河滩的女人们》则从多侧面反映了几位矿工家属的感人形象，也是众多矿工的临时家属的缩影，描绘出了一幅多姿丰采的矿区风情画。

矿工的家属大多是农村妇女。她们忍受不了长期两地分居的孤寂清冷的生活，于是从寂寞的农村跑到繁杂的矿区来找她们的丈夫。火热的小夫妻便在山沟里挖个小窑洞，或在山坡上搭个小棚屋，住室虽然狭窄，生活中也有诸多困难和不便，但她们却感到甜蜜、充实。《下河滩的女人们》即是通过几位临时家属到河滩里拣青石烧石灰的艰难而有生活情趣的劳动场景，深刻细致地描述了她们令人同情的不幸的遭遇和幸运的转机，以及她们风趣炽热的恋爱和情深义重的夫妻生活。她们厚爱丈夫，体贴入微，为他们带孩子、做饭、洗

衣，甚至给他们擦腿洗脚。她们是这样温顺，又是那么刚强。这些没有城镇户口、没有矿区供应的矿工的临时家属，实际上却是矿工们终身忠实的伴侣。她们不甘于依附她们的收入并不微薄的丈夫，她们也有强烈的独立人格的自尊心。她们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她们把两地分居的生活比做牛郎织女，她们恼恨王母娘娘划了一道不可跨越的天河，而她们却要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建造一座银色的天桥。她们没有就业的合法途径，没有文化技术知识，但她们有结实的体魄和创造生活的智慧。又幸好遇上改革开放的时代，于是自动组织起来，下河滩挖青石烧石灰。她们的劳动条件虽然异常艰苦，但也激发了她们的情感和乐趣。她们把河滩里散乱的青石冶炼为矿区建筑中有用的石灰，而她们也在艰难繁重的劳动中由农村来的家庭妇女，升华为矿区的建设者，成为矿工家庭中独立平等的主人。

毛守仁何以对于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写得这样深情感人？我想到了毛守仁的生活经历。

他于1965年从山西省榆次市第二中学毕业后，即被动员下乡插队。在农村中下地劳动，也到砖窑背过砖坯，挨过冻，饿过肚子，尝受过穷苦农村的一切艰辛。在那些动乱的野蛮的日子里，他悔恨自己的天真幼稚而上当受骗，但又无力摆脱困境。他不知道出路何在，命运如何！于是他以文学书籍寄托精神的空虚，也想从中找到希望的阶梯。在寂寞、困苦、烦闷的煎熬中，接受了农村姑娘的纯真温柔的爱情。五年之后，他被招工到了煤矿。那时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插队青年，能被招工就很不错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离开刚建立的小家庭，到煤矿当了采掘工人。在煤矿井下繁

重艰险的劳动中，在生活的最底层，朝夕相处的矿工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生与死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中，他以亲身的体会，透过粗鲁脏黑的矿工的面容，探视到他们高尚的灵魂和美的心灵。同时，他也有过探亲假期间的欢乐团聚和酸楚别离。在煤矿劳动几年之后，他的爱妻也只能以临时家属的身份到矿区来作临时工。

艰辛的生活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亲身的体会和深切的感受，成了他日积月累的文学矿藏。他从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开初只是编排一些事件说明自己的某些感受。而激动人心的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又使他感到文学表现力的不足。恰在这时，他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举办的读书班学习了几个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古今名著和时令新作。虚怀若谷地和同行们交谈切磋，从1981年发表他的《第十二夜》到后来发表的《下河滩的女人们》，逐步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

他的小说多是以矿区真实而自然的生活为场景，以矿工和他们的家属的富有感情色彩的生活细节，展示他们的心态情思。他不着意编织故事，而是浓笔写情。以情系事，以情塑人，以情染景，以情感人。因而他写的人物惹人喜爱，情节单纯却能吸引读者。他描写细腻含蓄，笔调酣畅幽默，意境优雅，生活气息浓郁，给人以抒情灵秀的美感。《第十二夜》曾被《小说月报》选载，并荣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

由于毛守仁在文学创作上的刻苦追求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被上调到汾西矿务局报社工作。去年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后，现在正在西北大学作家班深造。毛守仁是一位生活蕴藏丰厚、在文学创作上刻苦钻研和勇于探索的有潜力、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经过目前比较系统的学习之后，他将开

阔视野，以更深的情思和更高的气度，写出更美好的小说。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于太原

目 录

序	胡 正
第十二夜.....	(1)
拍电视.....	(8)
下河滩的女人们.....	(15)
归宿.....	(85)
雪白雪白的走廊.....	(98)
没有结束的采访.....	(107)
“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	(117)
复苏的爱.....	(128)
远山的记忆.....	(138)
恼人的夏夜.....	(151)
瓜儿离不开秧.....	(162)
庄稼院里的婚礼.....	(173)
荒沟边的火光.....	(185)
无声的叹息.....	(198)
井田的新工人们.....	(214)

第十二夜

探亲假已满。有多少缠绵的情意啊！

水一般的月色漫上了窗子。春明轻轻擦着小儿子鼻尖上的细汗珠。

“看，多招人疼。这次回来，他更懂得和你亲啦！”妻子月秀的眼波溅起点点水花：这么亲的孩子你舍得马上离开？

春明点点头，转身上炕去铺被褥。月秀又擦拭起心爱的穿衣镜来。眼光却常常就溜了神，落在墙上挂着的日历牌上。从春明回来探亲的第一天起，她就一页日历也不许撕去。只是每过一天便悄悄地在这天的日历上掐个指甲印。说也怪，丈夫一回来，时间就过得比流水也快。转眼掐了十二个指甲印，探亲假期满了。唉，他要是今日刚回来该多好，又能住十二天。

乌黑的镜框，明亮的镜面，一尘不染。她随手挪挪，大镜子便自自然然地挡住了日历牌。

春明只当没看到这个小动作，拿过半导体收音机搁在炕头上：“快来听吧，今晚又有山西梆子。”

月秀见丈夫不慌不忙，挺能沉住气。她暗暗庆幸：春明也许忘记走的日子啦。可是得不到实底儿终究不放心。直问吧，又怕提醒了。于是便绕着说：“春明，刚才他二伯给捎

回肉来了。这次你回来，忙得连顿饺子也没顾上吃。明天咱们专门歇一天吃饺子。过大年那阵没团圆，现在补吧。”

春明装做听不出锣鼓敲的什么音，摇摇头说：“你还专门买什么肉，我在矿上早吃腻了。矿工嘛，论起吃喝来，可不吝惜。”月秀看了他一眼：“算了吧，一个人孤零零的有什么心思吃？过年你不在，我们包的尽肉饺子我都没吃出味来。”

“吃肉没味儿，那吃鸡蛋。明儿搭起鸡窝，等你的鸡能下蛋了，我就回来了。咱们炒着吃，煎着吃，炖着吃。”说着，他看看表，扭开收音机，正巧是名角冀萍在唱：

“头戴翡翠押凤髻，身穿八宝龙凤衣……”

月秀没有听出这清脆的嗓门在唱些什么。她脑子里只是反复回味着丈夫的话：明天搭鸡窝，明天他不走啦。她觉得自己的心落在肚子里啦，话儿也轻巧起来：“只要有了鸡窝，要吃蛋还不容易？只是不知你回来回不来。要不，我们给你送去。”

“那更好，省得我老想你，你来吧，我们青采队那一伙年轻人，也早想认识认识你哩。真的，你给我写的信，有一封他们给偷看了，这个传那个，那个传这个，眼红坏他们啦。他们说，瞧春明爱人的话语，蜜里调油，人样保准也漂亮。我说，她可惜不会演电影，要是上了电影，光这一部就够我瞧一辈子的。”

“你瞎编，瞎编！”月秀微微噘起嘴唇，举拳打了丈夫一下，一头撞在他怀里。

老槐树的身影颤栗着，使窗纸上的月光绽开朵朵白花。

半导体收音机里，喜孜孜地唱着：“侍儿们将红灯高高

挂起，等驸马回宫安排宴席……”

月秀的脸庞象怒放的花瓣。笑靥里盛满醇厚的蜜汁，眼角却淌出了晶莹的泪珠：“你为什么要待我这样好？你不和我好，走了我也不想——”她猛然地意识到说溜嘴，便不再吱声，默默地躺在丈夫的怀抱里。

夜静了，月光悄没声地流泻进来。屋里响起春明匀称的呼吸声。

月秀披着衣服，盘腿坐在枕头旁。一对明亮眼眸，深情地端详着丈夫，他嘴角映着甜甜的笑意儿，睡着了。瞧，长长的眉毛，象快刀削就一般，怪不得人家那么心硬、心宽，想得开，放得下。瞧，两只眼睛叫鼻梁给隔开那么远，多象我们夫妻两个，他在一边，我在一边，中间架着高山……

守着这个实实在在的人，月秀忍不住又看看墙上挂着的春明的照片。明天修鸡窝是他自己说的。那么，他不走了，一家人还能乐一天。照片上的春明不会说，不会道，只有她看花了眼，他才微笑一面，可是马上就又消失了。

她冲着照片说：“明天的时间，你可一定要让给这个实实在在的人啊！”

照片不置可否地映着眼睛。她疑惑起来，觉得天已明了，丈夫穿好衣服就要起程：“我要走了，昨天夜里我是怕你难过，没给你捅破这层纸。”她急忙拦在门口：“刚暖热炕头，又急着走；走，走，走得人多难受。才回来一两天，我在你跟前还有些害羞哩。这才住的象一家人了，豆豆也认下他爸爸啦，你又要走。春明，干脆回来种地吧，当农民。这两年农村也一天天宽裕了。再说，只要咱们在一块，哪怕讨吃要饭也行。讨回一块窝头，你一半，我一半，吃着也香

甜。”

春明赔个笑脸说：“看你，尽说气话，世上分开过的又不止咱一家。”

“别人受得了，我受不了。离开你，我活着没意思。不，我不放你走。”她真的说出了声，伸手去拉。却原来春明还睡在炕上。

月秀仰面叹气，目光正同桌上那架穿衣镜相对。心爱之物通人性，它竟也赞同地点点头：“对了，不放他走。”月秀羞赧地一笑：“不是为我，为了豆豆，他也该多呆两天。”

月秀俯下身，和丈夫脸对脸。她微微启开嘴唇，想吻他。急雨般地吻他。可是看到春明孩子气的鼻蛾轻轻颤动，她忍住了，只是贴近前去，深深嗅那熟悉的气息。

月秀终于疲惫了，依偎在丈夫身边沉沉入睡。春明这才慢慢睁开眼，可目光分明象一串缠绕不清的问号。妻子忘情的喃喃之音，将他的决心动摇了。

春明开始在屋里巡视，仿佛寻找帮助他解脱的东西。眼光掠过半導體、照片镜框、月秀在生产队得的奖品暖壶……最后落在那架挪动了位置的穿衣镜上。镜面镶嵌的这幅精细的剪贴画，他多熟悉啊。苍苍茫茫的海面上，点缀着几片渐渐远去的白帆。深沉的海水，象从月秀心腔里流出来，也象从自己心腔里流出来，片片白帆又化作一页页信纸，海鸥似地扇着翅膀。

海鸥，一会儿翅膀刮着浪尖的白沫，一会儿箭一般直冲云霄，留下一片汹涌的波涛声。涛声滚滚，却又变成阵阵掌声，在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场轰鸣……

终于，剪贴画上几个遒劲的字又回到他眼前：“新长征突击手”。耳边，响起了青采队队长那低哑的嗓音：“你可给咱们按时回矿呀。当了突击手，影响就大啦。这个月队里出勤低，咱们得起带头。”

拿定主意走吧，反正迟早总得难受这么一回。春明一捏拳头，起身穿衣，到了院里。

夜空碧蓝碧蓝的，仿佛风平浪静的海面。似乎还飘荡着淡淡的海水味儿。月亮象刚从水里打过滚儿，鲜亮湿润，快要滴下水珠儿似的。

一股清爽、凉快的感觉传遍周身，春明放轻脚步，担土、和泥、搬砖……干起活儿来。

“当啷”一声响，将月秀从梦中惊醒。朦朦胧胧中，她见春明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带着浓浓的夜凉回到了她身边。他偷偷地干什么？莫不是打算明天走？傻春明，你哄我哩！当我不知道你那突击手的心！”

月秀紧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春明这次可是真的发出了鼾声，由低而高，由轻而重，“呼——呼”。

月秀抽身下地，出门一看，只见一座鸡窝突兀蹦了出来。新抹的泥浆渗出细小的水珠，象他的汗水一般哩！

噢，明白了。他要走！

月秀心里酸楚楚的，她屋里屋外收拾一番，最后抄起了扁担。

春明连日劳累，一觉睡得没了底。猛地被一个温柔的亲吻唤醒时，窗纸上的月色已全被曙色替下。月秀看着他说：“起吧，饺子已经煮熟了。”

饺子？春明撩起窗帘，透过玻璃窗往厨房看，灶上坐着

锅，一层白鹅似的水饺浮在汤里摇头晃脑。再扭回身一看，自己动身要带的大包小包全给预备好了。多么开通、贤慧的女人。此刻，春明心里反倒空荡荡的，没个着落。十几天忙啊忙，有许多事还是没来得及做，窗前搭遮阳，抹厨房的墙，翻粪……甚至连水缸也没添满。自己爬起身来拍拍土一走了事，可就苦了她啦。再说，这些日子尽干了活计，也没好好和家里人亲热亲热，迟走一天吧，让她心里多暖和一天！哪怕我去了煤矿打个连班补补工。想着，他高声说：“月秀，大清早怎么吃起饺子来？我今儿又不走。”

“你的心意我知道。”女人在厨房低低应声道。

“真的，不走啦。刚刚做出的决定。”

“走吧，我们拴不住你。”月秀端着饺子回屋来。热腾腾的蒸气在眼前缭绕，一只只饺子竟变成了春明的鼻蛾儿，变成豆豆的鼻蛾儿。她眼一软，忙吹吹碗上的热气，仿佛气呵了眼：“洗洗脸快吃吧，我送你去车站。”她搁下饭碗，扭回头去，倚在穿衣镜前，仿佛和它喁喁耳语：“走吧，你们在外边有自己的大事。我又不是那号专拖后腿的女人，也是盼着你样样走在人前哩。”

春明听着，看着，奖状画面上那无垠的海水又泛起了波澜。他猛地想到了现在唯一来得及做的事——挑水。他匆匆跳下地，一揭水缸盖，却不由愣住了：满满一缸清水，都快溢出来了……

月秀说：“放心走吧，家里事都安排妥当了，准不能叫我的丈夫在众人眼里落一点不是。”

春明拽住妻子的手，抚摸着，抚摸着：“你别难过。有人嚷吵，矿工慢慢熬着就能带家了，我一到矿上就写申请，

找领导，但有机会，总不误了……”

孩子被惊醒了。水灵灵的一双眼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顺香味寻到了饺子。嘻嘻笑了：“妈妈，猜个谜，一溜白鹅鹅，下水渡河河……”

拍 电 视

人在世上走这一遭，谁晓得会遇上什么新鲜事。大光矿的孙大成盖十八层被子也没梦到：会让他拍电视。

话倒是说过，那不过是顺口溜出来的，而且马上就叫众人判了死刑。

那天，孙大成和队里的一些工人正看电视。

队里的电视机就搁在他家，每天哄吵哄吵地乱，折腾的炕不是炕，地不是地。可大成不在乎。他是个电视迷。迷到什么程度，竟然眼红起电视里的人来，看着看着，脱口就说了一句：“有朝一日咱们也去拍拍电视，过过瘾！”

众人哄堂大笑。老婆秀花拉长了嘴唇说：“你要上了电视，人们还都得把电视关了，怕看见你脸上落的绿蝇，恶心的吐下！”

大成脸上被炮崩伤过，里边的煤面没取净，留下了一处绿斑。

秀花这一醒，众口众舌放出的箭，全朝这个斑点射来。

“这辈子也不用想拍电视了，你老婆早把你封死了。”

其实，大成也不过是凑兴话，那料到矿宣传科老侯一个电话，他竟真的要当演员上电视了。

大成奉诏直奔调度楼。

果然不讹他。走廊里闲人来来往往。个个脸上都带了种神奇色彩。

会议室里，记者已经拍开了电视。局、矿的头头脑脑们来的不少。穿着干净的工作服，长雨靴。还清一色地把帽兜戴在头上。好象楼板随时会冒落。大成觉得稀罕，就停住了脚。

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张大光矿地质构造图。平常没人看。这阵领导们却围在跟前，仿佛围拢着锦绣前程。矿长居中，比比划划地给他们讲。大成皱着眉头听着，天一句，地一句的。总听不出个名堂。他寻思，大约这是记者教下的曲儿，他们唱不圆。

这时，宣传科老侯瞅见了，忙领到值班室，指着一套新工作服说：“喏，这是你的行头。”

头上到脚上这全套武装，大成每天脱穿惯了的。今儿，却有几分抓乱了帽缨子。亏着老侯几次提着醒。扎套便宜了，大成凑近老侯，悄声打问：“咱，去红脸还是白脸？”

老侯也捏着嗓音说：“本色脸”。

“本色脸”。孙大成用阶级分析法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中农，不好也不坏。也行，反正是电视里的角色。

大成刚刚将头面收拾齐楚，记者身背摄影机，率领四个把灯的开了进来。

孙大成并股直脖，接受检阅。

记者的眼睛又大又圆，盯着他，象盯着个坛坛罐罐。大成想起左脸的缺点，怕因此惊散这场好梦，有几分发毛。亏了急中生智，伸手在脸上抓痒，自自然然挡住了绿斑。

不过，大成惊魂略定以后就发现，记者的眼光是漫散开来的，并没有集中对付他。而且问的话也是没头没脑：“就